

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自觉与科学化研究

主编 董雅华 徐 蓉

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自觉与科学化研究

主编 董雅华 徐 蓉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觉与科学化研究/董雅华,徐蓉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9
ISBN 978-7-309-10011-2

I. 思… II. ①董…②徐… III.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研究-中国 IV. D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2251号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觉与科学化研究
董雅华 徐蓉 主编
责任编辑/陈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5.5 字数 256 千
201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0011-2/D·639
定价: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2013年4月,在春花烂漫的复旦校园,召开了“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全国研讨会”。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邀请了60余位全国各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专门就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建设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和问题探究,取得了预想的会议成果。会议高度评议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建设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同时也反思了学科建设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与会代表达成一个共识:为了有效应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所面临的挑战,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自觉和科学化研究。

什么是自觉?关于“自觉”的说法,这些年来可以说是不绝于耳,说的最多的是“文化自觉”。且不论本学科同仁诠释的“文化自觉”跟最早提出“文化自觉”概念的费孝通先生在内涵理解上有什么异同,也不论同仁在怎样的语境中使用“自觉”概念,单就“自觉”本身的内涵,实际上就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自觉”,它究竟指怎样一种状况和怎样一种过程,应该首先有所明确。

一般看来,“自觉”最初被人们理解为一定群体或个体对自身的状态有所认知,对自己的行为目的性及其行为过程有清醒的认识并主动去干这么一种状态。本人最初也持这样的理解,并且在一篇文章中认为:所谓自觉就是指人们的自我意识高度成熟,能够对自己的存在、各种责任担当、处置各种关系和问题的能力

状况,以及对自己精神成熟度的高度认同的状况^①。然而逐渐地,人们对“自觉”的认识就不仅仅局限于自身和自我意识,更关涉到自身与他人、己与群、群与群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不仅仅认识到自身,也认识到自身与相关主、客体的关系,并且保持这些关系一直处于协调、有机的状况之中。后来,“自觉”两字被大量运用到其他事物上面,于是出现了“学科自觉”、“理论自觉”等。但这里所说的“自觉”,并不等于认为以上事物本身具有某种自觉,而是指这些事物的运作中都充分渗透着人的意志和活动。运作这些事物的实践主体——人具有自觉与否之状态,对于运作这种事物能否实现合目的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什么是学科自觉?作为一个学科的自觉又会是怎样一种特征和状态呢?即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自觉应该指什么。对这个问题可以从理论抽象和实践具体两方面分析。

从理论抽象的意义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自觉应该是理性的一种表现及其过程。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自觉首先表现为一种追求理性的状况,它表现为学科“意识”与学科“自我意识”的统一。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自觉又是一个过程,它由一系列逐渐展开的诸环节所构成。在这里,我简单借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分析理性形成的基本理路,来借喻学科自觉的上述两个含义。

从表面上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似乎是叙述绝对精神,并由此而展开一系列范畴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分析,但实际上是关于人的最高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的意识形态及其变化过程,即探究人的意识是如何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过程,也揭示了人类意识发展的历史,难怪恩格斯会称赞它,认为它“可以叫作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做人的意识在历史上所经历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②。人的意识的这种变化发展,就是人的认识过程的不断变化发展,而人的认识的对象就

① 邱柏生:《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需要对待的若干问题》,《思想理论教育》,2012年第1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

是真理。所以,精神现象学就是揭示人们认识真理的过程,怎样从认识“感性确定性”一直到“绝对知识”。在这种分析过程中,黑格尔运用他熟悉的“正题—反题—合题”的“三一论”,将意识对真理的认识过程大致界分成意识、自我意识、理性(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的过程,其中每个阶段又分别包含着正、反、合三个小阶段。仅以意识(正题)、自我意识(反题)和理性(合题)三个环节的展开和联系来看,我们可以大致说明学科自觉作为一种理性表现的基本要求。

在黑格尔看来,意识包括着感觉确定性、知觉和知性三个小阶段。感觉确定性作为意识的最初阶段,是对个别性的认知,并且只是大致认知一个模样而已。意识发展到知觉,就能准确说出个别、个性是什么了,不仅如此,它还包含着对普遍的认知,如表达“这朵花是红的”时候,已经把个别性与普遍性联系起来了,因为“这朵花”是指个别,而“红的”却是指普遍,从表面上看,它们是矛盾的:个别怎么能等于普遍,但黑格尔就是看到了事物内在的矛盾中包含着转化和发展的可能。当然,这时认识的普遍性往往是孤立的,因为这朵花除了具有“红”的一种普遍性外,还可能有“香”的普遍性,而知觉还做不到将花所具有的众多的普遍性集合起来,而只有发展到知性阶段,意识所追求的才是事物的绝对的共性,即能将这朵花在表现个别中蕴含的许多普遍性都集合起来加以综合认识。也就是说,当意识经由感觉确定性到知觉又发展到知性时,它就能通过认知多样性而揭示其背后的同一性或统一性,或在同一性或统一性当中认识其背后的多样性,仿佛人们在认识一朵花是红艳清香的基础上,能够界分出中国红、桃红、玫瑰红、紫红等不同颜色在香味上的差别。这时的意识就达到一个比较高的程度。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自觉来说,它最初就是对外部直接对象的认识,如表现为认识教育对象的特点、认识教育目标和任务、认识教育过程等,并且由最初对个别的认识逐步进展到对普遍的认识,由对某种单一普遍性的认识,进展到对多种普遍性的综合性认识。经历了“意识”阶段的三个小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进入“自我意识”的阶段,如果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意识阶段主要在于认识外在客体的东西,那么到自我意识这个阶段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开始以自身为认识对象,则

开始认识主体本身,这样它才可能走上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路径。

从字面上看,自我意识就是主体对自己的意识与觉悟。但实际上黑格尔对自我意识还是有比较细致的区分。他依据人类历史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中世纪的意识形态状况,界分了自我意识进展的五个小阶段,即“欲望”、“主奴关系”、“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和“苦恼的意识”。在“欲望”阶段,“自我”只认识自身,不承认对象甚至要消灭客体或对象;到“主奴关系”阶段,“自我”开始通过主奴关系认识到双方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关系又通过一定的中介实现。值得指出的是,有关中介的思想,在黑格尔的学说中很值得考究。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序言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谢林的直观哲学,认为它“不知道在看起来冲突矛盾着的形态里去认识其中相辅相成的环节”^①,并认为真理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就是“单一的东西分列为二的过程”^②。这种过程也是一个“异化”的过程,而“异化”又有“中介”,就是凭据、依赖的意思。矛盾着的甲乙双方,应该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甲凭借乙才能说明自己和表达自己,乙也只能凭借甲才能表达自己,正如高凭据低才能表达自己,而低也凭据高来表现自己,它们都以对方作为自己的“中介”一样。因此不能割裂事物之间的联系,不能光强调主体本身是一个精神性的主体,还要看到客体也是主体的过程。也就是说,黑格尔最初提出的中介,并不是指第三方,而是对立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是对方存在的中介,大家互为中介。到了论述“主奴关系”时,中介(锁链)才具有第三方的意蕴。之后,“自我”又发展到“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和“苦恼的意识”(这后三个小阶段在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中被删除,“自我意识”变成了欲望、认可自我意识、普遍自我意识三个比较格式化的正、反、合的阶段)。通过这些阶段的进展,“自我”从最初只确认自己、看不到自己与他人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甚至为了自己的存在而消灭对方或他人的存在权,后来一步步开始认识到自身与他人有相互依存关系,消灭了对方,自我也就没有了对象,从而也就没有自己的存在和发展。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2 页。

② 同上书,第 11 页。

但从总体上看,“自我意识”阶段是消极地局限于自身认识的,是“为自身”的,并且是抽象地看待自身的。因此,“自我意识”必须与“意识”相结合,才能进入合题阶段即“理性”。

如果进行简单类比的话,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自觉,目前正处于“自我意识”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正式确立到20世纪末,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本处于“意识”阶段,大量表现为对外在对象的认识,大量的教材、专著和论文,基本上都是揭示外在对象特性和状况的。从新世纪开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仿佛进入“自我意识”阶段,其重要标志是人们开始反思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丰富要求,以及从学科研究方法论、特别是研究范式方面反思学科建设的方向。这也可以被人们称之为“批判意识”的确立。接下来的发展路径就是走向“理性”阶段。黑格尔将这一阶段又区分为“观察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和“自在自为地实在的个体性”三个小阶段,每个小阶段中又包含着更具体的三个子阶段,如“实践的理性”中的第一阶段是“享乐与必然性”——处于强调自我是主体性的阶段,想要改造对象。结果是一味地想消解对方追求享乐,就会跟必然性相冲突,光享乐,不创造,导致乐极生悲。第二阶段是“心的规律与自大狂”——把心自身当成规律,不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就会成为自大狂。第三阶段是“德行与世界进程”——想放弃私利、不要私利,结果也不行,于是过渡到下一阶段(即“自在自为地实在的个体性”阶段)。

如果以上是从理论抽象角度来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自觉的话,接下来可以从实践具体视角来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自觉。从实践具体看,学科自觉作为一种经历了“意识”阶段而进入“自我意识”阶段的认识,它充分意识到如下的内容:

第一,明确自己的社会角色担当,自己的社会责任与学术使命。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明了自己在目前社会环境中的社会责任担当。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形势下,人们的价值追求出现一定的迷惑、原有的信仰正在式微,意识形态生产思想和价值的功能也在衰退。在这样的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承担价值生产和价值分配的重要任务。然而,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也处于由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型,于是它首先要改变自己不适应现代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那些已经落后的观念和做法。在改善的基础上加强讨论,思想政治教育才能真正发挥应有的效能。

同时,作为一门学科来说,它在实现自己社会责任的时候,不应忽视自己的学术使命,即为丰富和创新一定的专门知识而作出贡献。现在意识形态生产思想和价值的功能萎缩,跟意识形态仅仅依靠理论界的支撑,而没有同时获得学术界的大力支撑有很大的关系。一般看来,理论界的主要任务是诠释自身(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认为的“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①)和批判对方,论证政治正确和言行的正当性。理论界由于需要紧跟形势特别是满足政治宣传的需要,他们生产的东西常常是即时性的、应急性的,甚至有时会随着政治领导人的更迭而转变理论方向。而学术界更多考虑那些能够积淀下来、经得起实践和时间锤炼的专门知识的汇集和创造,所以他们不会紧跟那些社会时髦或流行的东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属性决定了自己同时兼具理论和学术的双重品质,这就需要自己必须认真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第二,正确处理自身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自觉,绝不是仅仅表现为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学术使命,而是更要认识到自己在整个社会活动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认识自己与其他社会活动系统的协同关系,既不高估自身、妄自尊大,又不自卑自贱、推卸责任。这些年来,思想政治教育总给他人一种“唯我正确”的感觉,似乎只有思想政治教育一家的活动在保证着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而其他社会活动或其他学科都在从事一些具有很大风险的活动。这实际上是学科自觉发展程度所带来的局限性所致,这种发展程度表明了自身毕竟还处于“自我意识”阶段,因此它习惯于仅仅肯定自身而否定对方,总是担心事情会坏在他人手里,而从来不检点自身所犯差错给人民群众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在对待和处置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系问题上也同样如此。不难理解,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生成的历史比较短暂,其他学科对本学科还不大了解,加上传统观念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些偏见,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往和沟通显得比较见生。久而久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封闭性就逐渐显现,其突出表现就是不善于学习和汲取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缺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情怀,而且总以为自己的东西是纯而又纯,其他的东西都可能是政治上不正确。这种学科建设中的“主奴关系”、“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的状况,最终会导致学科产生“苦恼的意识”,这尽管是作为意识发展不可能完全跨越的一个过程,但一旦进入这种阶段,就不得不承担一定的风险成本。但愿这种过程在人们的共同努力下会大大缩短。只有善于同其他相关学科有效交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才能获得更多的思想资源和学术资源,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也应在学术创新上贡献应有的成果,并且这种学术成果也能被其他学科所分享。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才能获得其他相关学科的尊重和支持。

至于说到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研究,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大问题。这一块的内容更加庞大丰富。而在专门议论科学化研究问题之前,起码应该看到的前提是:这个问题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自觉程度的制约,即学科自觉的不同阶段与不同程度,制约着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研究的眼界、内容和方法等。从目前学科研究的现状看,我们需要认真对待以下几种情况。

一要坚持实事求是,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研究的灵魂。这里所指的“实事”,并非泛指人们平常通过感官所直接感受到的社会现象,也不是指个人事实,而是指社会事实。并且要从社会事实中提炼出学术问题,从学术问题中再凝炼出专业学术问题。这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要注意研究真问题,而不要拘泥于一些社会表象的研究之上。例如,前不久有观点认为90后青年缺乏理想、暮气沉沉。这种研判就是没有看到导致青年人只顾眼前利益、缺乏远见抱负的社会原因。尽管青少年身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最终的根由在于社会之中,因此,不要到青少年身上去找寻社会问题产生和存在的终极根源,也不要到青少年身上去探究问题解决的关键。一定要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深层结构

中探究问题及其解决的根由,那里才有真问题。

二要善于正确处理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属性的若干关系,主要表现为政治性与学科性、党性与人民性、科学性与艺术性等。仅以党性与人民性两者关系看,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不能真正理解和贯彻两者的内在统一,总是偏向于认为过于强调人民性就可能威胁到党性原则。针对此,近年来中央领导明确提出“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①。但在实际问题处理上,仍然出现种种偏差或者不到位现象,似乎一讲人民性就是否定党性,结果是将党性抽象化和刻板化。实际上,就以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看,党性的最高表现就是人民性,更何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也充分凸现出人民性的终极价值。只有以人民性作为价值评价标准,奉行“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满意不满意”,才能真正衡量党性的纯洁与否。那种将党性与人民性对立起来的观念和做法,最终会将党组织置于尴尬的境地。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研究必须正确处理诸如此类的关系,做到无过无不及。

三要注意研究方法的丰富化和研究范式的转型或更新。必须看到,科学化研究与研究方法有着密切的相关性。近几年来,有关学科研究方法论的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这方面的努力也正在进行,如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研究范式考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范式。但总体状况并不理想。在研究方法的丰富化方面,理想的目标自然是形成本学科独特的研究方法,但这一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其发展的路径可能最初就是奉行“拿来主义”,善于学习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论;在此基础上,才可能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论,当然或者永远也不可能产生自己的独特方法论。对此必须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综合性的特点,它的研究方法可能就是集采百家之长的产物,走的路线可能就是“综合就是创造”的拼盘方式。在这种过程中,一定要善于正确处理个别、特殊和普遍三者的关系,防止强调某一方面而否定其他方面的

^①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7月1日。

绝对论。

总之,积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觉的不断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研究。

邱柏生

2013年6月于复旦大学

序言	1
----------	---

上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问题、视野与战略

第一章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特点、规范与建设任务	郑永廷	3
第二章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属性分析与证成	金林南	16
第三章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中的两个问题	邱柏生	29
第四章 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突出问题与发展 对策	王学俭、李东坡	39
第五章 思想政治教育分化与学科定位	孙其昂	52
第六章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理论自觉	余玉花	67
第七章 交叉学科视野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	董雅华	77
第八章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人文价值定位	孙慧玲	89
第九章 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战略布局与行动 策略	李辽宁	98

下篇: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实施与科学化

第十章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内容与形式的问题·····	余双好	109
第十一章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及其实质·····	邵龙宝	120
第十二章 思想政治教育交往主体研究·····	戴艳军、董正华	129
第十三章 德育的主体与主导之辩证·····	陈金华	136
第十四章 论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环境的结构和功能·····	罗洪铁、蔡小菊	148
第十五章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研究四题·····	戴钢书、汪馨兰	158
第十六章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两个“转化”的路径思考·····	阎 钢	167
第十七章 深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要求·····	石书臣	175
第十八章 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杨业华	181
第十九章 中国精神的三重维度·····	徐 蓉	187
第二十章 雷锋精神:德性伦理与榜样教育·····	高国希	196
第二十一章 道德与宗教关系视域下的榜样教育·····	唐克军	202
第二十二章 专家型辅导员队伍建设论纲·····	王习胜	214
第二十三章 义务教育阶段思想品德课程的学科能力探析·····	许瑞芳	224
后记·····		234

上 篇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问题、 视野与战略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历经近三十年的发展,初步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体系。对于学科未来发展而言,直面现状与问题,厘清学科的属性、规范和建设任务,拓宽学科视野,深化理论研究,对学科进行重新定位和战略布局,是学科发展理性的实践之路。

第一章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特点、规范与建设任务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郑永廷^① 特聘教授

新时期创立和发展起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同我国社会一样,经历了跨越式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和鲜明特点的学科,是一个适应时代发展、遵循一定规范、不断充实完善的新型学科。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随着人的全面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学科建设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攻坚克难,推进学科向前发展。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鲜明特色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传承了我国注重伦理、讲究德治德教的历史文化,继承了党一向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我国社会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具有明显优势。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内容覆盖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人文教育、政治社会化、道德教育等分别独立不同,其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相互结合与渗透的综合性突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功能旨在以

^① 郑永廷,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②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